

文化工作社

46

無邊的土地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印行

世界文學譯叢
無 邊 的 土 地

The Violent Land

原 著 者	J o r g e A m a d o
翻 譯 者	吳 勞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排 版 者	文 豐 印 刷 製 版 所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有 版 權

一 九 五 三 年 三 月 初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再 版

編號(無186)印數10001—18500

類別 文學藝術

給瑪蒂爾台，

一個冬天的回憶

向德·蕭斯塔科維奇
作曲家和列寧格勒的

戰士致敬

給卡門·喬爾迪與德瑞薩·凱爾曼，

給阿巴瑞西達與保羅·孟台斯·台·阿爾美伊達，

並給瑞米·方塞加

我來給你講一個故事

包管你膽戰心驚。

民
謠

十年前我寫了一部小說^①，一部短而激烈的小說，寫的就是我今天又寫到的題材：可可。我那時候十九歲，剛開始我的小說家生涯。在這十年裏，我寫了七部小說，兩部傳記，好些詩歌，外加幾百篇雜文，還作了幾十次講演。我進行每天的鬥爭，我旅行，我演講，我寫的書被沒收、被燒掉，我嚐到了鐵窗風味，我被迫流亡在外國。我過着人民的生活，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我非常高興地看到，不但在我這十年中的作品裏，也同樣地在我所過的生活裏，貫串着一根持續不斷的線：一根希望的線——還不僅僅是希望，而是一種信念——明天會是個更美好、更晴朗的日子。我所以要生活和寫作，正是爲了這個明天，它的曙光已經在東歐戰場上大戰的黑夜裏透露出來了。

蒙得維的亞^②，一九四二年

① 指可可“Cachú”於一九三三年出版後，後被當局查禁。

② 蒙得維的亞(Monterideo)：南美烏拉圭首都。

目次

第一章	船	三
第二章	森林	五一
第三章	城市的誕生	一八三
第四章	在海濱	二六五
第五章	爭奪戰	三三三
第六章	進步	四三五
一個心胸偉大的詩人（附錄）		四六六
後記		四六五

無
邊
的
土
地

第一章 船

船上的汽笛聲像是一聲悲號，劃破了籠罩着城市的薄暮。約翰·瑪加也斯上尉站在船橋上，打量着那些擠作一團的老式房屋，教堂尖塔，烏黑的屋頂，和大塊鵝卵石鋪成的街道。他的眼光凝視着那些形形色色的屋頂，可是對一小段沒有行人街道，卻只瞥了一眼。不知怎的，他覺得這些由奴隸的手鋪成街道的石塊，美麗得叫人非常感動。而那些烏黑的屋頂以及那正敲響着的、召集這個虔誠的城市去領「降福」的教堂大鐘，也同樣地美麗。汽笛聲又一次劃破了掩蓋着巴伊阿城的薄暮，約翰上尉舉起胳膊，對面前的景色打了個告別的手勢。好像他在跟一個親人，一個他心愛的女人告別似的。

船上的男男女女在交談着。在跳板末端，離約翰相當距離的地方，有一個黑蒼蒼的紳士，手裏拿着一頂呢帽，在吻着一個臉色慘白的少婦的嘴唇。約翰身邊有一個胖子，躺在甲板椅子上，正在跟一個葡萄牙籍的旅行兜銷員交談。那兜銷員看了看錶，用大家都聽到的聲音宣佈道：「還有五分鐘。」

● 巴伊阿(Bahia)：巴西聯邦共和國東部沿大西洋一重要海港，爲巴伊阿州首府。現名聖薩爾瓦多(São Salvador)。

約翰心想那兜銷員的錶準是慢了，因為這時汽笛已經發出最後的一聲叫，於是送行的人都紛紛下船，旅客們都上了甲板，擠立在船欄邊。

引擎突然轟隆地一陣響，他明白船就要起碇了；他馬上轉過頭去，對那城市又看了一眼，當他的眼睛停留在古舊的屋頂上和那一段大石塊鋪成的街道上的時候，心頭湧起了異樣的感情。這時，有一隻鐘敲響了，約翰覺得這是在召喚他，邀請他再到城裏的街道上去走一遭，去看那莊嚴的瞻禮遊行^①，大清早到廣場上去吃「明果」^②，去喝香草糖酒，上午到市場的角落上去打一局紙牌，下午到薇奧蕾達家裏去玩「七分半」^③，那邊總是有夥好搭子的，晚上再到咖啡館裏同那班對他恭敬的有錢人打撲克。然後，在天快亮的時候，再走上街頭，他的一簇亂頭髮掉在眼睛上，對過路的女人們調笑一番；她們冷得把胳膊交叉在胸前，走到下城^④去找男

● 天主教大節日上舉行的宗教性遊行，如我國舊時的出會，詳見第四章第九節。

● 「明果」(mingan)：一種用苦薯粉、糖和雞蛋製成的糊狀食品。

● 一種紙牌戲。

● 巴伊阿興建於一五四九年，為巴西最古老城市，為巴西殖民地首都有二百年。舊城濱海，街道狹窄，房屋古舊。新城位二百多呎高地上，有公園、現代化住宅、劇場等。新舊城之間由坡路及升降車連繫，故有上下城之分。

伴，去聽吉他演奏。接下來就是微奧蕾達的喘息了，那個時候，天光正從她房間的窗口直瀉進來，風在外邊花園裏吹動着兩株可樹●的枝葉。愛情的喘息會在風中飄蕩，也許會一直飄蕩到月亮裏——誰知道呢？

那個臉色蒼白的少婦的飲泣聲打斷了他的思路。她正在用一種絕對肯定的口氣說：『別這樣了，羅伯里奧，別這樣了。』那男人非常激動地吻着她；他十分傷心，因此費勁地回答說：

『親愛的，我不到一個月就會回來的，帶孩子們一起來。你就會恢復健康的。』

醫生跟我說——』

少婦的聲音裏充滿了痛苦，約翰聽着她說話，也就體會到她的苦惱；她在說：『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快要死了，羅伯里奧。我再也見不到你了，也再見不到孩子們了。』她放低了聲音，重覆了一句：『再也見不到孩子們了。』於是她哽咽了起來。

那男人還想說些話，可是竟說不出來；他祇能搖搖頭，望望跳板，然後把眼光

● 學名為 *Theobroma cacao*，熱帶常綠樹。果實肉質，長橢圓形，內容大量種子，通稱可可豆。把可可豆焙後，去皮，搗仁爲粉，即成巧格力粉，故可可樹又名巧格力樹。若把種子除去一部脂肪質，炒後搗成粉末，即成可可粉，與巧格力粉一樣，可作飲料之用。可可豆內含有黃白色脂肪質，即爲製巧格力糖的原料。

轉到約翰這邊，好像要從他身上找到幫助和安慰似的。那女人的聲音簡直是哭了：『我再也見不到你了。』那個黑蒼蒼的男人還在眼靜靜地望着約翰；他獨個兒在傷心着。約翰遲疑了一會；他不知道該怎樣去幫忙；他想走下船去，可是水手們已經在拖跳板了，船馬上就要開動了。在這匆促的一刻，那男人又跟少婦親了一次吻，但這是個長長的熱吻，好像他希望那正在咬蝕着他妻子的胸脯的病菌傳染給自己似的。然後他跳上了船。然而，他的悲傷壓倒了他的自尊心，他竟哭出聲來了。他的哭聲彷彿充滿了這條剛啓程的輪船，連那位胖胖的上校●也停止跟旅行兜銷員談話了。

有人遠遠地在叫，差不多像大喊了：『寫信給我。寫信給我啊。』接着是另一個聲音：『別忘了我。別忘了啊。』

二

幾條手絹在揮着，可是祇有一張臉在淌着眼淚，那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的臉，

●巴西帝國時，無貴族頭銜的地主階級，常用金錢買得軍銜，來抬高自己的地位。可以買賣的軍銜，以『上校』為最高，『將軍』銜就不能買了。一八八九年巴西聯邦共和國成立後，此制廢除，但是『上校』這一稱呼，仍沿用下來，成為地主階級的特殊稱號。

她哭得胸脯一起一伏的。當時巴伊阿的新碼頭還沒有造成，海水差不多一直漫到街上。那個哭着的女人也在揮着手絹，可是從船上那些向岸上揮着手絹的人羣中，已經分辨不出哪一個是她的心上人了。船已經在加快速度，那些到海邊來看它啓程的人們都陸續走散了。一位老紳士扶着那少婦的臂膀，輕輕地說着安慰和鼓勵的話，把她帶走了。那條船在遠方消失了。

在啓航的最初幾分鐘裏，船上的各色各樣的人雜亂地聚在一起，後來，女人們開始回到自己的房艙去，男人們還是站在那裏，看着輪槳攪動着海水；原來，在那些日子裏，來往於巴伊阿和伊也奧斯之間的船隻還都是輪槳型的，好像不是預備去長征那南風控制下的遼闊的大海洋，而祇是預備航行於淡水的內河裏似的。

風在大起來，把甲板上的言語聲零零碎碎地吹進了籠罩着巴伊阿的黑夜，祇聽到那些用着重音發出的字眼：土地、金錢、可可、死亡。

三

房屋看不見了，約翰把戴在手上的一個戒指轉動着，竭力避開那棕黑色皮膚的

● 本書故事發生於二十世紀的開頭幾年，而巴伊阿港的改善建設工作在一九〇九年才開始。

● 伊也奧斯 (Ilhéos)：巴伊阿州南部一海港，其鄰近地域爲巴西兩大可可種植地帶之一（另一爲巴拉州——Para——位於巴西西北部亞馬遜河下游）。

男人的目光。那男人擦着眼睛，像解釋剛才那一番情景似的說：『她得了癆病，那個可憐的姑娘。醫生說沒有救了。』

約翰呆望着深綠的海水，直到現在，他才記起了爲什麼得逃開這個城市。那個工程師的戒指戴在他指頭上剛合式。『好像是定造的，』他喃喃地自語着。

想起了那工程師，他微笑了。一個好欺的傢伙。他從來沒有碰到過這麼一個好欺的傢伙。這傢伙對於打撲克是一竅不通的，可是就那麼上了鉤，連戒指都輸掉了。一星期前的那一夜，約翰把他們幾個人所有的錢都一掃而光，單從茹凡西奧上校那裏就贏了一『康托』，那就是說，贏了一千『密爾瑞伊』^①。這你能怪他不是嗎？他那天本來就過得挺舒服的，半裸着身子，躺在薇奧蕾達床上，這個年輕的姑娘用她的小聲小氣的嗓子唱歌給他聽，一邊還用手指撫弄着他的頭髮，正當這時候，塔巴里斯的孩子來了，說他爲了找上尉，全城都跑遍了。

羅多爾伏老是想給他找打牌的機會。每當人數湊不齊的時候，他就會對打牌的人們說：『你們諸位先生認得約翰·瑪加也斯上尉吧——一位退伍的上尉？』每

① 巴西貨幣最小單位爲瑞伊(Rai)，一千瑞伊爲一密爾瑞伊(Milrei)，一千密爾瑞伊爲一康托(Conto)。在本書故事發生時，一密爾瑞伊(金幣)約等於美金五角四分，一康托約美金五百四十六元。

次總免不了有個認得他的人，以前跟他打過牌的。

『他不曾是個牌騙子吧，不是嗎？』別的人總會這麼問；羅多爾伏就冒起火來了。

『上尉，』他會這麼說，『打的是規矩牌。他打得挺好，我承認。可是我所講規矩牌就是指上尉打的那一種。』他會裝出最譏諷刻薄的臉色扯着謊，然後總結一句說：『沒有上尉參加的牌局乾脆就算不上牌局。』

作為講這一套廢話的報酬，羅多爾伏是有他的價錢可拿的；他還知道，凡是有約翰·瑪加也斯參加的牌桌，酒總是喝個不停的，而賭場方面的頭錢也不會是一筆小數目。因此他一邊派這個孩子來找約翰，一邊就把紙牌預備起來。

這就是那一晚的情況。約翰已經舒服地躺着了，薇奧蕾達撫弄着他的頭髮的手指和她的歌聲差一點把他催進了睡鄉，就在那時，孩子來叫了。他馬上穿好衣服，不到一刻兒功夫就安坐在俱樂部內室裏了。他從茹凡西奧上校那裏贏到了一康托，從工程師那裏贏到了他口袋裏的一切，甚至連他的大學校戒都贏來了，這是他在約翰·瑪加也斯發的一副牌上拿到了四張皇后的時候押在桌子上的。他輸了，因為上尉的四張都是皇帝。只有第四個打牌人，一個下城來的商人，總算也有運氣；他贏了兩百多密爾瑞伊。

在約翰參加的牌桌上，第四個人老是贏錢的；這是他打牌技巧的一部分。爲了上尉（他的知己朋友都這麼說）對這種事有特別的一手，他老是會根據眼珠的顏色來決定該讓誰贏錢。過去在里奧，曾有過一對眼珠，帶着厭惡和蔑視的神色盯着他瞧，使這位職業賭棍大大地失了面子；此後他就老讓那些眼睛跟那一對眼珠最相近的人贏錢。

到了早晨，他們才散了牌局；羅多爾伏把戒指估了一下，價值一康托多。但工程師拿到了四張皇后的時候，只押了三百二十密爾瑞伊。約翰此刻在船甲板上，獨個兒笑了起來。「祇有傻瓜拿到了四張皇后才會得意忘形起來。」

他事後上薇奧蕾達家去，感到混身舒泰，想到一天他把她在店鋪櫥窗裏看到的那襲藍色綢衣送給她的時候，她該會多麼高興啊。誰知道那個工程師不是守口如瓶的，竟會上警察局去胡謔一通呢？他說了一大堆關於約翰的話。他想知道這位上尉以前在哪一支軍隊裏當過差使；警察局後來沒有叫約翰去談話，怕是爲了找不到他吧？

● 他們玩的是所謂「四人撲克戲」。這個職業賭棍約翰上尉就利用發牌的機會，玩了花巧，使兩個打牌人輸錢，他本人大勝，另外一個小勝，這麼一來設法迷人耳目。

● 里奧（Rio）：巴西國都里奧·台·約乃伊洛（Rio de Janeiro）的簡稱，通譯里約熱內盧。